

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
陈应松

著

暗杀者的

后代

群众出版社

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
陈应松
著

暗杀者的
后代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暗杀者的后代 / 陈应松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6. 12

ISBN 7 - 5014 - 3888 - 9

I. 暗... II. 陈...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1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5480 号

暗杀者的后代

著 者: 陈应松

责任编辑: 李晓敏

封面设计: 章 雪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hs.com

信 箱: qzs@qzchs.com

印 刷: 北京国工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252 千字

印 张: 11.25

版 次: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 - 5014 - 3888 - 9 / I · 1621

印 数: 0001—5000 册

定 价: 19.8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

陈应松，祖籍江西省余干县，1956年生于湖北省公安县。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，中国作协会员，现系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，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委会委员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魂不守舍》、《失语的村庄》、《别让我感动》、《绝命追杀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·陈应松小说》、《太平狗》、《松鸦为什么鸣叫》、《狂犬事件》、《马嘶岭血案》、《豹子最后的舞蹈》、《大街上的水手》，随笔集《世纪末偷想》、《在拇指上耕田》、《小镇逝水录》，诗集《梦游的歌手》等25部。小说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、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大奖、首届中国环境文学奖、第六届上海中篇小说大奖、2004年人民文学奖、第一、二届湖北文学奖、2004年湖北文化精品突出贡献奖、首届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奖，2001年—2005年连续五年进入中国小说学会的“中国小说排行榜”中篇小说十佳。

责任编辑：李晓敏

目 录

- 像白云一样生活 /1
母亲 /51
伐木丁丁(二篇) /105
暗杀者的后代 /122
苍颜 /167
承受 /200
大溃口 /235
城市渔人 /273
吹箫人语 /307
后记 /357

像白云一样生活

—

齐老和一家住在白莲垭山腰的杉木坪。他有两个娃子，一儿一女；有一个老婆，还有一个老母亲。白莲垭是一座很高的山，那儿终年云雾缭绕，偶尔现出阳光的时候，就会照到山坡上有一块耕耘得平平整整的棕红色土壤——那一定是在九十月间的秋季，包谷已经收割了，大地露出它的本相，天空澄清，猴子的叫声越来越远。那块地就是杉木坪上齐家的土地。但下雪的时候——那一定很早，在砍掉包谷秸秆之后，翻耕之后，霜就下来了；早晨起来，白花花一片，那就是霜；有时候霜很厚，你还以为是雪呢，果真念头一闪，雪就下来了。雪飘着，两棵柿子树就脱光了叶子，露出它们身体上琳琅满目的红果子，一颗颗大得冲人，像一块块烧红的木炭挂在树枝上。山下的人知道山上飘起了雪，因为有一条雪线，在十月之后，那条雪线就隔开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
齐老和一家住在高高的雪线之上——至少海拔两千多米。风雪弥漫的日子，就没了齐老和一家的消息，好像他们冬眠

了。到了四月，雪还没化完的时候，村长和会计和一个文书会照例到山顶上去，他们记着那儿有一户人家，是他们村的。他们拿着账本，找那家人去收税收粮。粮是折合了人民币算的。

这家人家农特两税加起来共计一百零三元五角陆分，粮款加起来叁百伍拾元零捌角。田的面积是二十亩；这田有能收的，有不能收的；阳坡地，阴坡地。所以缴款田亩平均数低得惊人。何况田是估估数，没哪个量，就齐老和报的。也许有三十亩，也许有五十亩，也许……但，就算二十亩吧。村长知道这一家人还活着，主人，主人的老婆，老妈，儿女。

四月的天气行路人就觉得很有些热力了，何况蜜蜂还在飞，菜花、桃、李、杏、樱甚至映山红都往外开放了，黄的瞎黄，红的匪红，紫的骚紫，乱了章法。春天就是个乱了章法的乱哄哄的季节，很好啊，很欢实啊，很灿烂啊。

狗还叫得十分凶。

这是很难得的，狗叫得这么凶，一定有稀客到。猴子也在路边摇着树梢。齐老和见村干部上来了，这是能预料得到的，四月二十三日，或者二十四日。钱早就准备好了，是两百。两百就两百吧，往年都是这么结的，结了，登了记，就喝酒。可今年村长和会计就有些古怪，期期艾艾的。

“两百啊？……两百……”他们你看我，我看火塘或神龛上飘着的蛛网。

去年就这么结了，就昧了良心喝酒。去年就取消了农特两税，人家齐老和根本不知，世界上的事情与他没有任何关系，这一家是通过村干部与外界相连的。去年收了，说你少交一百。村长和会计笑笑。齐老和在秋天的九月交那余款时听说要无缘无故地免他一百，人都快感动得跪下来，那一天，把自己留了上十年的一支虎胯给干部们煮着吃了。今年……

今年领导很暧昧，说，唔，两百啊，两百。坐下看房子，问，不漏吧，去年冬天的雪山上下得可大？齐老和说门口有三尺厚，比门槛还高。会计就说，现在还有这大的雪，神农架的雪都快绝种了。看了房子再看人，一家人，都还在。又看庄稼，门口田里的，再拨火(山上还是冷)，摸狗(狗已经在主人的接待中知是客人，不吠不咬了，与客人们挨挨擦擦，摇着尾巴)，然后就听见厨房里砧板剁猪骨头的声音。

——每年都是这样，齐老和都要为村干部留一只腊猪蹄子的，还带着座刀肉，就是猪臀肉。村长一行喝着茶，轮番甩过来的烟接住了，就夹到耳朵上、手指缝里，就说话、就咳嗽、吐唾，就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就喝酒了。

锡壶斟酒。是造型很有味道的小锡壶，能装半斤，或者更多一点。火锅是铜火锅，很四川的那种，放白炭。酒杯、汤匙、搁汤匙的小白瓷碟儿，完全是殷实人家的作派，很见过世面的作派。每次村长来似乎都是这一套。看来除非是贵客，否则就算过年，他们自个儿也是不会用的。

上了桌，五个男人(女人不上桌)，就是五杯——人人敬你一杯，你敬人人一杯。这是一巡。第二巡再五杯。第三巡就是共十五杯了。喝到四五巡之后，天就开始旋了，地就开始转了，话就开始多了，稀奇古怪的事都开始谈了。齐家儿子齐细满就拿出他前些时在山上捡的一块石头，上面有一个很清晰的虫的形象。文书说是化石，还是很珍贵的化石，这么清晰他还没见过，应该叫三叶虫，好像。

“这里有化石山喽！”文书说。

发现了宝藏，气氛更好了，喝得更勤，喝到后来，就分不清谁是谁的杯子了。腊蹄子里面放了些海带，放了些蒿本叶子，还一个劲往里面加肉和山上的嫩竹笋。上菜是用红漆

托盘。

村里还没有这么讲究的——指住在山下的人，公路边的人。吃的，喝的，井井有条。可再一细看，看衣服呢，看这家人穿的衣服呢？露肩少扣儿。看头发呢？鸡窝一般。都是在山上劳动的装束，简直像叫花子，一屋的叫花子。酒这么敞着喝，其实也是自己酿的包谷酒，入口绵润，知情在理，不打头，很有欺骗性。村长一行中的文书就懂行地说细满捡的这石头，卖到外头去值许多钱，甚至是无价之宝，“然后，”文书说，“换了大钱就给你们家一人扯几件新衣服。”可齐老和知道他说的意思，就说：“新衣服有，干活嘛。他们都有新衣服。我妈几套，就舍不得穿……”

喝到嘴麻时，太阳已经从门外斜进来了，会计提醒说，再晚就下不了山了。村长说：“在老齐这儿你急什么，还让你睡地下不成。”

还是走了，恋恋不舍地放下筷子，大拇指指甲上刹刹烟，接燃，走了。过门槛时踉了一步，差点摔了。回过头怪门槛。门槛是被狗啃过的，时间蛮长了，缺头凹脑，像一个老人稀稀拉拉的牙齿。齐老和的老妈妈就在门口瘪着嘴生气，一脸的恼怒。那与村长他们无关。村长也不想惹这个闲，只是跟老人家打个招呼。每次来都见齐老和的妈妈生气。她这一辈子就是气多，气多能长寿，总是见她活着。生气的时候打嗝儿，一个接一个，“嗝……嗝……嗝儿……”

“老人家，还精扎着哪。”

“快死了，他们巴不得我快点死……”

“哪里哪里，您儿女孙子们蛮孝顺哪！您可以活过一百岁！”村长说。

“活那久打鬼！没一个孝顺的……”

老人咕哝着，村长他们已经往山下走去了。下山的路是被早出晚归的牛羊和齐家一家人的脚蹚过的稀泥路。因为化雪之后，路就烂了。往山上看，山上就一些山，一些树。还有猴子深长的嚎叫，划漾过茫茫的黑夜。

森林像一座巨大的荒坟。

二

更高的白莲垭尖上虽没有人居住，却有一片废墟。就往齐家的后面上山，爬三个小时，就到了山顶——细满的那块化石就是在那儿捡的。很久以前，那儿有一座庙，叫白莲庙。有人看见山上总是盛开着一朵巨大的白莲花，像蓬松的白云一样，后来就修了庙。但后来闹白莲教，官府就把庙毁了。不过以后又恢复了。但解放时，一九四九年，从泰岭窜来了一股西北土匪，爬上山了负隅顽抗。那山上有庙，有洞，还有一股活水。剿匪的解放军就在对面山上对准白莲垭用迫击炮猛轰，庙炸塌了，人却毫发无损。后来是齐老和的爹给解放军带路，从山后的一条险道摸上去，把土匪一网打尽。二十几个土匪，带又带不走，放又不能放。解放军一个连长就问土匪们怎么死，土匪不愿吃枪子儿，就说跳崖。解放军就给他们一人烧了一碗红烧肉，吃过之后，二十几个人一起跳了崖。——就是从北面那最深处跳下去的，北面的山下还有个天坑，几十丈深。这之后，每逢天阴下雨，天坑里就有鬼魂的汪叫，全是西北腔，齐老和听不懂。

解放军炮轰后，又闹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公社武装部长一声令下，又把山顶寺庙的残存建筑包括一座塔给砸了，白莲垭就荒芜了。

齐老和在前些年就开始偷偷地搬运山顶寺庙的老瓦回家。瓦是黄瓦，闪光，上了釉的，泛着一种很苍老华贵的气息，就像是殷实人家的老太太。可山路很陡，近些年几乎没了路，路让水冲断了，让灌丛、榛莽给覆盖了。空手上下山都难，甭说背一背篓瓦。瓦又沉。齐老和就在山上采药时，放几块瓦在背篓里，像蚂蚁衔食，一颗颗衔下来，这些年集了些瓦，将牛栏、厕所都盖上了这种瓦。他上瓦时还搞了飞檐，像一座小庙，将牛栏、厕所弄得比正房还漂亮。他还得背，虽然背得很慢，可时间有的是。背了十年，盖牛栏厕所；再背十五年，说不定就可以盖大房子了。

就在村长来过后不久，文书又上来了一趟。那一趟上得十分辛苦，还碰上了野猪，提着半袋子石灰，来了是写标语的。标语就写在了新垒的牛棚墙上：

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

这白莲垭子上竟然出现了标语，出现了字，可是自打盘古开天地的头一遭。这标语气势蓬勃，一下子把齐老和一家和村里拉近了，山上山下连成了一个整体，人突然就不那么孤单了，山也变矮了。出坡干活，收工回家时，齐老和都要欣赏这一条白吡吡的标语。标语像阳光，照亮了这终年云雾缭绕的垭子。文书上来给他们说：要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了，现在各村督促县里下达的“三改一刷白”，即改水、改灶、改厕所——上不漏雨，中不漏体，下不漏粪，房子刷白。齐老和问咋改，文书也没说具体，说就是要搞漂亮——水，自来水；灶，不要烧柴了，要烧沼气，最好灶台贴瓷砖；厕所改冲水式，蹲式坐式均可，房子外墙全用石灰刷白。

哪来的自来水？咱要去“月亮窝”挑水咧。烧沼气沼气说是猪粪沤的；厕所就这样了，新，还改什么？坐式？坐着拉屎

能拉出吗？外墙用石灰刷白了咱这高山上单家独户给哪个看去……

齐老和知道村里说是说，有时来了人也说很多事，都没办，也没哪个再问，就有了经验，管他的，咱种咱的吃咱的，村里的球事与咱没关系。

可这一天早晨，齐老和的妈起来突然吵着要上白莲垭去敬香。这天早晨，天很安静，鸡在笼子里拍打着螨虫和臭气，想走出来见阳光，猫舔着隔夜空空的盘子在做吃早餐的热身运动。空气寒凉，冷杉摇曳，发出司空见惯的声音。齐老和的妈走出她的房间就给大家说她梦见了观世音菩萨，踏一朵白莲祥云往山尖上去了，菩萨显灵了。

一个老太婆被梦中的美丽景象弄得亢奋起来，她头上沾着垫床的包谷衣壳子，膝盖上有两个整齐的补丁（她自己补的）。这样的人会与观世音菩萨相见吗？可老太婆起了这个心，她有二十年没往山上走了，现在，当八十岁时，两腿像脆皮黄瓜，敢爬这样的山？

“她要去就让她去。”齐老和对翠满和细满说。他知道妈倔了一辈子，老糊涂时，更倔。让她去，有什么事还好些，他这么促狭阴暗地想。

妈就背了几个煮苕要去爬山进香了，还拿了些黄裱纸和香。

“你看她怎么走。”齐老和站在门口，对母亲也对儿女们这么说。他有几次背瓦下来，都差一点滚下崖了，主要是没有路啊。

妈前脚去，儿子细满就让爹给指使“跟着她”。

妈还走得很快，总还是因为在山上生活了一辈子，就算拄着拐棍，也比不会爬山的外地人利索。

可是走了大约一两个小时，齐老和正在家里磨砍刀，就听见儿子急闹闹的声音。

——那个摔得鼻青脸肿的老太婆正哼哼唧唧地趴在孙子身上，狼狈地回来啦。

她的双腿给摔断了。

三

妈躺在床上双腿肿得发黑，弄了好些草药来敷了，女儿翠满说该不要送到医院去看看吧。说是这么说，哪来的钱背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婆看这腿？躺在床上没死没叫就是平安了，维持现状，就是平安。老太婆躺在床上，吃饭、喝水，慢慢就消肿了，睁着一双白内障的眼睛茫然无措。儿孙们就笑她说：“观音菩萨来没有啦？来了要来看你，给你把腿接好啦。”儿孙们说：既然观音菩萨显灵，到了白莲垭，你好心好意去看她，她为何不保佑你，倒让你眼睁睁滚下山来把一双老腿摔折呢？

包谷拔节的时候，猴子下山了。猴子也是从白莲垭顶上下来的，不过猴子满山乱窜，没个准。但到杉木坪，是看中了齐家赖以生存的那个沁水窝，就是“月亮窝”。月亮窝是一个小沁水窝，后来齐老和把它挖成了个月亮弯儿，能存个一担两担水。这水是在齐老和爷爷的那一辈子发现的。有了水，就可种地，就搬上山来了。齐老和在将它扩大之后的某一天，发现水中有了一种生物，螺不像螺，虫不像虫，怪头怪脑的在水底下行走，生存，也不知道吃什么。这东西肯定是水中的生物了，可这一带方圆数十里没有水，这生物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更巧的是，今年的第一场春雷刚过，有一天儿子细满去挑水，竟发现

水中游动着几尾小鱼！这更奇了，齐老和百思不得其解。你说人能在这样荒无人烟的高寒山上存活，是因为有两条腿，有腿才爬上山来的，鱼呢？飞来的？

现在，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下雨了，猴子满山找水吃，闻到了这儿的水腥味，就来了。这还不说，还有一只青羊也找到了这月亮窝，一只青羊与一群猴子在傍晚时分，为争夺水源打得嗷嗷大叫，把水的主人一家全然不放在眼里。猴是一群泼猴，前些时在水边发现咬死的雉鸡、竹鼠，后来才知道是猴干的。今天却要打跑一只百多斤的青羊。挑水去的翠满见猴子与野羊打架，也生好奇，手上拿的石头也没用，看它们打得飞沙走石，清汪鬼叫，最后把一窝水给糟蹋了。

必须把猴赶走，不仅把水弄脏了，而且可能会在秋天让你颗粒无收。水是有限的，一天就沁出来一两担；粮食也是有限的，你要在这高山上生活，就不允许其他禽兽在这里生活，这是十分无情的。猴们就是些猕猴，书上叫恒河猴，而齐老和他们叫它毛猴。

把猴赶走没什么别的法子，就是灭它，灭它没有枪，可有用笼子捉猴的办法。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村里人就经常上来捉猴。——做一个巨大的木笼子，笼门是机关，绳子牵到远远的一个隐蔽茅棚里，笼子里放上瓜果、包谷。刚开始猴是警觉的，绝不会随意进笼去吃那些诱饵。但过几天就会有饥饿的小猴往笼子里钻。第一只钻，吃，你不能关。第二只偷吃，也不能关，等到一群猴子都进去了，再关上笼门。灭了这些祸害庄稼的猴子，还可以卖给河南人，将它们拴链子训练了去讨饭要钱。如今河南耍猴的猴，不晓得有多少是神农架的猴子猴孙。

当齐老和想要用笼子关猴时，翠满、细满姐弟俩都说是胡

扯，不现实。找谁打笼子？打笼子的木料哪里来？

那就下套子。齐老和下了几个钢丝套，套到了一只猴子，就在月亮窝边大张旗鼓地剥猴。把肉剔了，把骨架子丢进自己的酒坛里。猴骨酒是治风湿的良药。

再套一只再剥时是在屋场上，他妈已能拄着拐杖在门口看景晒太阳了。见儿子剥猴，一时尿失禁，大骂儿子“遭天雷劈的”。

可这天猴群们发疯了，把齐老和田里弄得一片狼藉，啃断了不足一米高的包谷，还拖走了三只鸡。儿子细满去撵猴，被猴抓伤了手臂，当晚就肿得像包子，还发烧。猴子是有毒的，喝了些排毒清热的大青叶茶，又吃了七叶一枝花碾成的粉，才有了好转。

青羊在这个早晨，与争水的猴子展开了一场血战，竟把猴子打败了，至少让两只猴子折断了猴爪，还用角挑开了一张猴脸，把一颗猴眼挑瞎了。

青羊在那儿喝水时，对这百十斤的一堆野羊肉，齐老和是下了决心要把它杀掉。青羊长得很健壮，一身灰毛，喉部有一块淡黄色的毛斑。青羊因为这一向与猴搏杀，已经精疲力竭，有一只腿瘸了，且不防人，就像是这个月亮窝水源的主人一样。齐老和只要憋足劲，有一个帮手，就可以用挠钩钩住它，再然后用大砍刀猛敲它的头，一阵风工夫，青羊就成囊中物了。

儿子因为被抓了，还在恢复，女儿也不愿配合，说：“爹，说不定它蹄子会好的，让它走吧。”

“问题是它不走。”

“那就不走。”

“混蛋！”

在这山上住着，不可能把水让与野兽。他拿着刀，大砍刀、猎刀、缺头凹脑的刀。刀是父亲传下来的，曾经在这山上杀过无数野牲口。在山上，要刀，沉手的刀。刀一直是他在这儿生活和做梦的基础，是枕头的高度之一。人睡在刀上，就像睡在故乡。如今，这刀总是一个劲地生锈，不行，刀打不起精神来，刀要血洗洗，要洗出它的浩气来！

齐老和一个人接近了青羊。

他是想把它打死的，他肯定想把它打死。他看见青羊的乞怜，那双眼睛——当面前的人手拿着挠钩和大刀，而不是挑着水桶或背着背篓出现在它面前时，它有些惊异，它扬起头打量着他，而齐老和也在打量着它，只要把它钩住，一切都好说。可是这个傍晚让夕阳沉重，齐老和在青羊那神秘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片深邃鸾远的群山和森林。它虽然装着一副受难的样子，可它的那种冷冷的沉静中，它眼里的地方，那是我们无法到达的。它翕动的吻豁似乎在嗅吸着什么，在揣摩着什么，并且想说出话来——这是个灵异之物啊！但是对于青羊火锅和它的鲜汤的渴望已让齐老和顾不得许多了，对野牲口的怜悯只是一过性的，他从来就没手软过，这次也一样。他将那挠钩挥起来钩去！

青羊身子一偏，钩到了那只瘸蹄子，可钩也钩脱了，青羊一个趑趄跪在水边，又很快爬起来。齐老和又钩。但是从坡上跑来了儿子细满，是从田里回来的，背篓里背了大堆猪草，飞也似地跑着大喊：

“放了它，爸！放了它！”

猪草在散落，儿子的头发在飞扬，石头一样光滑的脸嫩生生的，双手抓着背篓的背绳。

青羊跑了。跑掉了。